

目 录

三国·薛 综	赵建莉 (10)
唐·元 结	刘 英 (19)
唐·李 渤	梅 航 (25)
唐·李商隐	李炳东 (32)
宋·狄 青	陈业强 (37)
宋·秦 观	吴天佑 (44)
宋·李 纲	昭 民 (53)
宋·范成大	高 原 (57)
明·解 缙	蓝 阳 (66)
明·张 翥	蓝 阳 (71)
明·邝露与《赤雅》	士 英 (76)
清·王夫之	刘性煊 周光大 (81)

- 清·石 涛 朱培钧 (88)
- 清·傅宏烈 秉冠昌 (94)
- 清·谢济世 高言弘 (102)
- 清·李源发 陈仁华 (110)
- 清·冯云山 邢凤麟 (122)
- 清·杨秀清 李 微 (144)
- 清·杨辅清 陈 剑 (162)
- 清·黄文金、黄文英 黄成授 (170)
- 清·蒙得恩 饶任坤 (177)
- 清·黄鼎凤 陈业强 (185)
- 清·梁培友 饶任坤 (191)
- 清·范亚音 汾 滨 (197)

薛 综

俞德华

处于五岭之南的交州，是东汉建安八年（公元203年）改交趾刺史部而建置的，治所在广信（今梧州市），后移治番禺（今广州市），辖境相当今天广西、广东的大部和越南的北部。三国孙吴曾分交州为交、广二州，交州治龙编（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），辖境限于越南部分及广西钦州地区、广东雷州半岛。时为孙吴谒者仆射的薛综所陈交州事宜疏，就成为研究当时广西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资料。

薛综字敬文，原是沛郡竹邑（今安徽宿县符离集）人。据载：他家“世典州郡，为著姓”^①，即历代都是仕宦望族。薛综生活在东汉末季到孙吴前期，正是军阀割据，战乱动荡之秋，象他家这样的仕宦望族，也难免于颠沛流离。薛综少时就跟随族人避乱到了交州。这样，他对昔日曾嬉戏于其上的寄居地交州的事态特别关注，是可以理解的。

这个望族之子薛综，自幼聪敏好学，熟习经传，善写文章，具有异才^②，自然得到孙吴统治集团的赏识。史载：“士燮既附孙权，召综为五官中郎（将），除合浦、交趾太守。时交土始开（此指吴据交州），刺史吕岱举师讨伐，综与俱行，越海南征，及到九真。事毕还都，守谒者仆射。”^③

①、②《三国志》卷53《吴书·薛综传》引《吴录》注。

③《三国志》卷53《吴书·薛综传》。下引省注。

可见薛综既有才学的素养，又有在交州仕宦和随军的经历。当时合浦郡、交趾郡辖境据有今广西的西南部，居住在那里的骆越有“被发文身”的习俗。薛综任内，注意考察当地民情，难怪他还都后的奏疏谈到交州的习俗，尚历历在目。

在薛综之前，交趾、合浦、九真等郡太守由“雄长一州”的士燮兄弟分任。建安十六年（公元211年），士燮兄弟“相率供命”^④。孙权，任职如旧。黄武五年（公元226年），士燮死后，孙权另派交趾太守代替士氏，引起士燮儿子士徽的不满，士徽便自署交趾太守，派宗兵抗拒孙吴。交州刺史吕岱奉诏诛杀士燮儿子士徽等六人^⑤，同时将士燮诸弟免为庶人^⑥。大概在“士氏之变”期间或其后，薛综接任合浦、交趾太守。交趾郡是州治所在地，合浦郡是内地到交趾的门户，薛综在变乱时被派任两郡太守，并随吕岱军进九真，可见他是很受器重的人物。

陈寿作《三国志》，说薛综陈交州事宜疏是在“吕岱从交州召出，综惧继岱者非其人”的情况下奏上的。吕岱交州刺史，除荡平“士氏之变”外，还镇压了交州境内许多人民起义。到黄龙三年（公元231年），“以南土清定，召岱还屯长沙渚口。”^⑦其实，就在这时，交州的高凉（今广东电白、阳江及恩平一带）、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等地人民起义仍在继续，怎能不令竭力为孙吴匡时的薛综心急如焚呢？薛综奏疏结尾表白：“惧朝廷忽轻其选，故敢竭愚情，

④《三国志》卷52《吴书·步骘传》。

⑤、⑦《三国志》卷60《吴书·吕岱传》。

⑥《三国志》卷49《吴书·士燮传》。

以广圣思。”说“惧继岱者非其人”也好，或言“惧朝廷忽轻其选”也罢，全都是为巩固孙吴在交州的统治着想的。但是，我们今天“判断历史的功绩，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需要的东西，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。”⑧判断薛综陈交州事宜疏，也应该这样。

以前为交州奏疏者，并不乏其人。如：建武十八年（公元42年），伏波将军马援在镇压了征侧、征贰起义之后，就“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”⑨；永和三年（公元86年），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被召问策时，曾驳对交州用兵议⑩；建安（公元196—219年）中，交州刺史周乘也有禀报“扫清一方”的上书⑪。大凡这些奏疏，不是军情的禀报，就是某一施治可否的论议。

薛综的上疏，虽说是就交州吏选而奏，疏文不满千字，但涉及面广。引史论政，堪称深刻，举闻述见，更为可嘉，从军情到民俗，从政治到经济，从变乱到安定，都无所不及。今择其要者四点，略加说明。

一、南交的越俗与施治

《尚书·尧典》称岭南为“南交”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都把岭南列为专传，或称“南越”，或称“两粤”，或称“南蛮”，都因那里居住的是“百越”（又

⑧列宁：《评经济浪漫主义》，《列宁全集》第2卷第150页。

⑨《后汉书》卷24《马援传》。

⑩《后汉书》卷86《南蛮西南夷列传》。

⑪《粤西文载》卷62。

作“百粤”）的南方各部。他们的祖先，从远古起，就创造了自己的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，并和中原地区发生了联系。相传“舜葬于苍梧”^⑫，史载楚国称霸，“南有洞庭、苍梧”^⑬。秦汉以后在岭南设郡置州，和先秦时期中原的国君霸主势力扩及南交是有历史渊源的。薛综的奏疏，指明了这种渊源关系，说：“秦置桂林、南海、象郡，然则四国（此指四方部族）之内属也，有自来矣。”

南交越族同中原地区联系由来已久的事实，并不能贬低秦汉在岭南设郡置州的重大作用。当时史家称之为“始开领外”^⑭。秦对岭南的开拓，实际上是用军事征服的手段。把南族各部对中原汉族政权的贡纳关系改变为直接隶属关系，这里包含有民族压迫的成分，但客观上对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形成有积极意义，同时有利于越族社会的进步。当时越族正在由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，普遍保留着氏族部落组织，不可能使用统治中原内郡的方式来统治他们。即使醉心于“大一统”的汉武帝，平定了南越赵氏政权中的吕嘉叛乱，将岭南分置桂林、苍梧、合浦、南海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、珠崖、儋耳等九郡，特设交趾刺史部镇监之，也不敢对越俗采取轻率的举动，只好“且以其故俗治，毋赋税”。^⑮对此，游宦交州的薛综是有所认识的。

对南交殊异的越俗，前人并非不察，如《后汉书》撰著者范曄就说：“凡交趾所统，虽置郡县，而言语各异，重

⑫《礼记》卷2《檀弓上》。

⑬《战国策·齐策》。

⑭同3页⑩。

⑮《史记》卷30《平准书》。

译乃通。”⑩薛综的奏疏说得更具体，称说交州“山川长远，习俗不齐，言语回异，重译乃通，民如禽兽，长幼无别，椎结徒跣，贯头左衽，长吏之设，虽有若无。”在这段奏述中，虽有对越俗鄙视和诬蔑之辞，但所说交州地域遥远而偏僻，越俗特殊，各部言语互不相同，官府与其通话要经过几重翻译，普遍存在氏族制的婚姻形式等情况，都是真实的。他还看到这些越俗对施治的严重影响，致使初建的州郡近似虚设。

如何对待殊异的越俗？孙吴在交州该如何施治？薛综不完全赞成实行单纯的军事征服，更多的主张采用和辑安边的方略。他奏疏除列举秦汉以来迁徙汉人和越人杂居的做法外，还特别提到东汉光武帝时交趾太守锡光、九真太守任延教人耕犁、提倡冠履、设媒聘娶、兴学传经等项措施，并说“由此已降，四百余年，颇有似类。”看来，薛综任合浦、交趾太守时，也有类似的施治。

这些施治，不失为封建时代开化南交的良政，一定程度上促进越族经济文化的发展。但它只是某些官吏治边之举，或受到人民斗争的震慑，或鉴于前任单纯采用军事镇压的失败教训，才转而采用和辑安边的方略。其施治的范围是有限的，越族中氏族制旧习的延续也就可知，直至薛综任内，除郡治县治所在地之外，越族聚居的广大地区，习俗依然如旧。薛综以所见为证说：“自臣昔客至之时，珠崖除州县嫁娶，皆须八月引户，人民集会之时，男女自相可适，乃为夫妻，父母不能止。交趾糜冷、九真都庞二县，皆兄死弟妻其嫂，世以为俗，长吏恣听，不能禁制。”这里说的海南岛和

⑩同3页⑩。

越南北部地区的情况，在当时广西也有类似的氏族制婚姻形式的遗留^{①⑦}。薛综从“长吏之设，虽有若无”，说到“长吏恣听、不能禁制”，无非是教人施治要考虑当地民俗，表明薛综是一个求实者，并使我们从中得到历史借镜，即对少数民族的旧习变革不能操之过急，更不能单纯颁布禁令所能凑效的，最重要的是发展当地经济文化，才能造成移风易俗的社会条件。

二、南方的珍奇与贡赋

南方的珍奇，早就载誉中原。商汤时南方的桂国等部落“以珠玕、玳瑁、象齿、文犀、翠羽、菌鹤、短狗（原注：狗之善者也）为献”^{①⑧}；周成王大会诸侯，各方贡物中就有“仓吾（即苍梧部落）羽翠”^{①⑨}；秦始皇进军岭南原因之一，“又利越之犀角、象齿、翡翠、珠玕”^{②⑩}，其中合浦的海珠尤为闻名；汉代在交趾设有主贡御橘的官吏，并用南方贡献的橘、龙眼、荔枝赏赐匈奴单于^{②⑪}；士燮归附孙权后，“每遣使诣权，致杂香细葛、辄以千数，明珠、大贝、流离（即琉璃）、翡翠、玳瑁、犀、象之珍，奇物异果，蕉、邪（即胥邪，似棕榈）、龙眼之属，无岁不至。”^{②⑫}薛综在合浦、交趾任内，向孙权贡献的珍产，也应是不不少的。

在三国分立的局面下，孙吴为了增强抗拒曹魏和蚕食蜀

^{①⑦}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记宋代广西土官结婚的“入寮”仪式，就是氏族制婚姻形式的遗留。

^{①⑧}、^{①⑨}《逸周书·王会篇》。

^{②⑩}《淮南子》卷18《人间训》。

^{②⑪}稽含：《南方草木状》。

^{②⑫}同2页⑥。

汉的力量，比较重视对交州的经营，更希图从交州取得财力的补给。除了规定贡纳珍奇外，还对田户征收租赋。二者之中，尤看重珍奇的贡纳。嘉禾四年（公元235年），孙权就拿南方贡纳的珠玕同曹魏交换战马^②。所以薛综奏请把租赋的缴交改为珍奇的贡纳，“县官羁縻，示令威服，田户之租赋，裁取供办，贵致远珍名珠、香药、象牙、犀角、玳瑁、珊瑚、琉璃、鹦鹉、翡翠、孔雀、奇物，充备宝玩，不必仰其赋入，以益中国也。”从薛综这段奏述，可知南方的珍奇特产已受到中原人们普遍的重视，而且在南北经济交流中显得越来越重要。中原地区的人们以南方珍奇为上品，竞相求取，而珍奇所出故土有些人反视为凡品，不因地多产，这就太缺乏见识了。

三、长吏的侵虐与民怨

越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者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，前后接续，此伏彼起，连主张安辑南交的薛综也觉得不好对付，称说：“土广人众，阻险毒害，易以为乱，难使从治。”他对越族人民斗争诬蔑之辞不是没有，但他和一般俗吏不同的，就在于他敢于说出“吏虐民怨”的事实。

直至他上疏时，南方越族人民起义仍在继续，在他奏疏中就说到粗定的交州“尚有高凉宿贼”，起义群众聚集的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四郡边界又成为“亡叛逋逃之藪”。

^②《三国志》卷47《吴书·吴主传》载：“魏使以马求易珠玕、翡翠、玳瑁，权曰：‘此皆孤所不用，而可得马，何苦不听其交易？’”

只是避讳孙吴，设有道破吴境民反因由的真情。但对于东汉末年交州的“吏虐民怨”，他就直陈而不忌惮了。

东汉末年，外戚宦官专政，交州暴吏益张。到了献帝时，情况尤为严重。薛综奏疏列举日南太守黄盖，下车以供设不丰而毆杀主簿的淫威；又讥刺九真太守儋萌，为文人宴宾作乐，席间杖辱功曹的恶行；更揭露交趾刺史朱符，宠信乡人歹徒，“侵虐百姓，强赋于民，黄鱼一枚收稻一斛”的暴敛。说“一鱼斛稻”，虽然不是实指，仅仅用此比喻其暴敛的苛刻。当时合浦、郁林、苍梧等郡都是出产鱼米的重要地方，那里居民和交州各地人民一样备受长吏侵虐的痛苦，其反抗的斗争是十分强烈的。用薛综的话来说，即是“百姓怨叛，山贼并出，攻州突郡”，朱符也就死在怨叛的百姓手中。薛综奏疏说这番话的用心，当然是要孙权引为“前车之鉴”的。

“吏虐民怨”，这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。在封建统治者中，承认百姓怨叛是某些官吏侵虐引起的，也还是不乏其人，但能犯上直陈的，却是不可多得。在这一点上，薛综可说是一个敢说几分真话的封建王朝的谋臣。

四、州牧的清能与安边

薛综奏疏所推崇的交州刺史，只有步骘和吕岱两人。步骘是在建安十五年（公元210年）由鄱阳太守升任交趾刺史的。次年，他以果断的行动，诱杀外附内违的苍梧太守吴巨，威镇南海，迫胁士燮兄弟供命归附，为孙吴和蜀汉争夺交州立了汗马功劳，又被孙权加拜平戎将军，封广信侯。^{②④}步骘任官交州十年，被薛综称之为“以次钜治，纲纪适定。”

^{②④}同2页④。

吕岱是在延康元年（公元220年）步骖被召出而代为交州刺史的，他荡平“士氏之变”，越海进军九真，被孙权加拜镇南将军。据载：“岱清身奉公，所在可述。初在交州，历年不饷家，妻子饥之。”^{②⑤}吕岱任官交州十一年，也被薛综盛称为“章明王纲，威加万里，大小承风。”眼前交州民变未靖，吕岱又被召出，怎能不使薛综“惧继岱者非其人”呢？

要选拔什么样的人来继任呢？薛综奏疏提出：“牧伯之任，既宜清能”。清者，就是象吕岱那样的“清身奉公”；能者，就要有如步骖、吕岱那样检摄各郡的“方略智计”。这当然是封建地主阶级选拔官吏的标准。按此标准选拔的边地州牧，除了会使用军事镇压手段之外，更要懂得安辑边民的“奇数异术”。秦汉时期，在实行军事征服或镇压了越族的反抗斗争之后，到任交州的某些官吏，能吸取“吏虐民怨”的教训者，往往是清平施治，客观上有利于南交局势的安定，给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。因此，薛综提出精选清能州牧，是有积极意义的，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影响极大。薛综奏疏结语说得很好，他说：“国之安危，在于所任，不可不察也。”

薛综奏疏是否被孙权采纳，不见史载。吴末到晋初皆任交州刺史的陶璜，曾向晋武帝进言，以交广地险俗殊而难治，奏准放宽合浦珠禁^{②⑥}，和缓民怨而后安边。这和薛综奏疏的思想是一致的。

②⑤同⑤。

②⑥《晋书》卷57《陶璜传》。

元 结

赵建莉

华堂高敞为思贤，善政相望数百年。
册府声明秀群玉，海邦岩洞有三天。
漫郎去后风流在，病客来临道里邈。
圣主中兴谁作颂？愿观老手笔如椽。

这是宋朝著名的爱国将领李纲贬琼放还时，路过容州（今广西容县）题于次山堂的一首诗。他笔下描写的是容州的景物，他所赞美的是唐朝容管经略使元结。元结不仅是唐代优秀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和诗人。他任容管的时间虽不长，然而他“单车入蛮洞，六旬定八州”的事迹，则载之青史，流传人间。

元结字次山，又号元子、浪士、漫郎、聱叟，因做过容州刺史，又称元容州。他生于唐玄宗开元七年（公元719年），卒于唐代宗大历七年（772）。他的一生，是在唐王朝由盛世逐渐走向衰落，政治日趋黑暗的时代中度过的，虽有经世之宏愿，却难以充分发挥所长，不能救衰世之颓风，挽乱世于狂澜。颜真卿对此深为惋惜：“虽拥旄麾幢，总戎于五岭之下。弥纶秉宪，对越于九重之上，不为不遇。然以君之才之德之美，竟不得专政方面，登翼泰阶而感激者，不能不为之太息也。”（《元君表墓碑铭》）然而元结忧国爱民、“见危不挠，临难遗身”的事迹却是为后人称道的。

元结的祖先是鲜卑族，姓拓跋，直到北魏孝文帝时才改姓元。他是常山王遵的后裔。祖籍太原，父元延祖弃官后才迁居河南。元结小时跟随父亲在鲁山县的商余山下（今河南商城县东）过着“灌田掇薪”的平民生活。因而他对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有较多的了解，并产生了深切的同情。这种“了解”和“同情”，甚至影响着他终生的政治主张和文学创作。由于他“自山野来，能悉下情”，所以在当地方官时能“清廉以身率下”，“变通以救时须”，“除弊兴利”、“爱民惜物”，深为人民所拥护。由于他“知民疾苦”，所以为文亦“危苦激切，悲忧酸伤于性命之际”，具有比较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。

元结聪悟宏达，倜傥不羁，十七岁时才开始“折节向学”。他的老师是“秉性纯朴，立身理政，动师古道”的堂兄元德秀。元结的思想和作风都深受其影响。颜真卿赞扬元结：“允矣全德，今之古人！”“其心古、其行古、其言古”，说他的思想、品行、诗文都超拔时流，为衰世末俗树立了榜样。但他“见憎于第五琦、元载，故其将兵不得授，作官不至达，母老不得尽其养，母丧不得终其哀。”（李商隐《元结文集后序》）他的仕途是曲折的，出仕不容易，出仕后又屡次辞官，曾一度退隐。他在《自述序》中说：“吾岂隐者邪，愚者也，穷而然而。”他不随波逐流，不愿同流合污，在不能实现其“济时艰”的政治理想时，便辞官洁身以自好。

天宝六年（747），唐玄宗宣召“天下士人有一艺者，皆得诣京师就选”，元结怀着“欲济时艰”的壮志，欣然前往长安应试。但奸臣李林甫当政，“恐草野之士对策，斥言其奸恶”，于是就借口“举人多卑贱愚黷，不识礼度，恐有

诬言，污浊圣听”，把待制的举人都打了下去，象杜甫、元结这样优秀的人物统统落了选。天宝十二年（753）追削李林甫在身官爵后，元结再次入试。礼部侍郎杨浚知贡举，见《文编》叹曰：“以上第污元子耳，有司得元子是赖。”第二年春榜发，元结果登高第。但是，他“切耻时人谄邪以取进，奸乱以致身。经欲填陷阱于方正之路，推时人于礼让之庭。不能得之，故优游于林壑，快恨于当世。”（《文编序》）旋即归故里，“习静”于商余山，“有终焉之意”，“耕艺山田”，著《元子》十卷，诗文百多篇。

天宝十四年（755），安禄山反，素性恬淡，厌恶官场的父亲元延祖告诫元结，不要自安山林，应为国家效力。乾元二年（759），九节度使兵溃相州，李光弼拒史思明于河阳。当此国家存亡危急之际，由国子司业苏源明推荐，四十一岁的元结由避难之地瀼溪（今江西九江的瑞昌县）日夜兼程赶赴京师，擢右金吾兵曹参军，摄监察御史，充山南东道节度参谋。他奉旨在唐、邓、汝、蔡等州招集义军，阻止了史思明的南侵。乾元三年（760），元结理兵泌南，埋葬战死者乱骨，作《哀丘表》，表中说：“泌南，至德丁酉为陷邑，乾元己亥为境上。杀伤劳苦，言可极也。街郭乱骨如古屠肆，于是收而藏之，命曰哀丘。……吾哀凡人不能绝贪争毒乱之心，守正和仁让之分。”同年又进《请省官状》、《请给将士父母粮状》、《请收养孤弱状》，请求精减官员，优抚烈军属，节度使来瑱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于是“将吏感焉，无不勇励”，百姓拥护，“境内晏然”，“玺书频降，威望日崇”。后来他曾一度代摄荆南节度使职事。据《旧唐书·肃宗纪》载：“是岁（乾元三年）饥，米斗至一千五百

文。”“自四月雨至闰月末不止，米价翔贵，人相食，饿死委骸于路。”元结的《请省官状》中也说：“自经逆乱，州县残破。唐邓两州，实为尤甚。荒草千里，是其疆亩。万室空虚，是其井邑。乱骨相枕，是其百姓。孤老寡弱，是其遗人。”在这种情况下，元结果断地采取了种种恤民优军的措施和建议，实践证明了他是有远见卓识，善于理乱治世的。肃宗宝应元年（762）李隆基、李亨相继去世，代宗李豫即位，四十四岁的元结，以母久病乞免官归居樊上（今武昌），在郎亭山下，以耕钓自适。至于他辞官的真正原因，可以在《忝官引》中见其端倪：“荣利非所徇”，“无谋救冤者，禄位安可近！”“实欲辞无能，归耕守吾分。”官位虽提升得很快，但也有他难言的苦衷。他的《樊上漫作》说：“且欲学耕钓，于斯求老焉！”好象决心不再出仕了。

广德元年（763），岭南溪洞蛮及西原蛮（南方的瑶族）反抗唐王朝的压迫，攻陷道州（今湖南道县），元结奉诏出任道州刺史。他于广德二年五月到任时，州城已陷落五个多月，原来的四万户剩下的已不满四千了。《谢上表》中说：“城池井邑，但生荒草。登高极望，不见人烟。”由于元结采取了种种安民的措施，营舍给田，免徭役，两年间，归者万余家。元结“重民命，轻官爵”，曾冒着贬削的风险两次进《免科率状》，百姓非常感动，“诣阙请立生祠”，调任后“仍乞再留观察使”，并请礼部侍郎作《甘棠颂》以美之。

大历三年（768），元结调任容州刺史，加授容州都督充本管经略守护使。当时容管共辖六个县，十四个州，即牢州、容州、白州、辩州、绣州、党州、禺州、廉州、郁林、

扬州、岩州、平琴，包括现在广西的容县、陆川、玉林、博白、岑溪、合浦、浦北、灵山以及广东的信宜、茂名、廉江等地。但由于安史之乱，“频诏征发岭南兵”，重赋厚敛，百姓困苦不堪，岭南的少数民族纷纷起来反抗。岭南溪蛮（瑶族）的首领梁崇牵和覃开等联合西原蛮（瑶族）张侯、夏永等攻陷城邑占据容州已达十二、三年，元结到任前的经略使陈仁秀、李抗、侯令仪、耿慎感等都是寄理梧州或藤州的。元结在《再让容州表》中向代宗陈情说：“前者陛下授臣容州，臣正任道州刺史。臣身病母老，不敢辞谢，实为道州地安，数年禄养，容州破陷，不宜辞避。臣以为安食其禄，蹈危不免。”代宗就是在这样艰虞的情况下对元结委以重任的。元结在《让容州表》中也说到他赴容时的情景：“时方大暑，南逾火山，举家漂泊，寄在湖上。”他初到任时是寄理梧州的。他的家尚寄居湖上，便“单车将命，赴于贼庭。”当时他还有病在身，所以他的母亲很不放心。“臣将就路，老母悲泣，闻者凄怆。”但他刚直、忠毅，不避艰险，替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好事。颜真卿在《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墓碑铭》中赞颂说：“容府自艰虞以来，所管皆固拒山谷，君单车入洞，亲自抚谕，六旬而定八州。”元结“知民疾苦”，具有强烈的悯民之心，因此对少数民族不歧视，不沿用镇压的办法，而是“乃驾轺车，乃历险阻，乃采风谣，以问疾苦。”赤手空拳地深入山区，对瑶胞进行抚慰，从瑶胞和国家的利益出发，晓以大义，谕以道理。他的至诚态度，深深感动了瑶胞，从而取得了瑶胞的谅解、信任和支持，在短短的六十天中便使八个州恢复了安定的局面。

他驻节梧州时曾写有《冰泉铭》，其序说：“苍梧郡城东二里有泉焉，出在廓中，清而甘，寒若冰。在盛暑之候，苍梧之人得救渴。泉与火山相对，故命之曰冰泉，以变旧俗。”铭文如下：“火山无火，冰井无冰。惟彼清泉，甘寒可凝。铸金磨石，篆刻此铭。置之泉上，彰厥后生。”

后人为纪念元结，曾改冰泉为漫泉，陈洙作有《漫泉记》，盛赞元结的贤德和功绩，以风后世。

在八州平定之后，元结去过容州。据《容州志》记载，容管旧城在今容县城东，距城约半里。元结的经略台遗址也在城东，据说当日元结常在经略台多次召开重要军事会议，并常游玩于经略台下。现存的明朝杰出建筑物真武阁，就是建筑在经略台的遗址上的。州志还载有：“唐大历间，元结为容管经略使，植莲于解后池，构亭曰面面，以其四周爽豁可瞩莲花而名。”面面亭的遗址在城东。元结所命名为之洼尊的如砥平石在城西的江上。元结雅好山水，留下了胜迹。宋建炎间，州守王次翁思慕元结，建次山堂；李纲题诗于其上，堂中刻有次山的遗像。同时，王次翁还取元结在道州时的“乞免科率二奏”刻之于石，以表示自己“不堕元子之政”的志向。后淳熙十二年春，又建有思贤堂，也叫五贤堂，所纪念的五贤中，元结居首位，其次是王翊、戴叔伦、韦丹、王次翁。

元结在容州的时间不长，他在《让容州表》中说：“臣欲扶持版舆，南之合浦，则老母气力艰于远行。臣欲奋不顾家，则母子之情，禽畜犹有。臣欲久辞老母，则又污辱名教。臣欲便不之官，又恐稽违诏命。在臣肝肠，如煎如灼。”代宗见他陈词恳切，已准备调他入朝。而百姓诣使请